

序跋精萃

好在哪里？

——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漫画本译序

周克希

斯泰凡·厄埃先生画得很慢，他显然服膺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信条。在他的画笔下，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中的人物、场景、风光都生动感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我去过伊利埃——贡布雷的原型小镇，看到厄埃先生画得那么细腻的圣伊莱尔教堂、莱奥妮姑妈家的房间和花园里的铁条桌，以及小镇周围的景色，都感到格外亲切。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共分七卷。其中的第一卷《去斯万家那边》包括“贡布雷”、“斯万的爱情”和“地方与地名：地名”三个部分。第二卷包括“在斯万夫人身旁”和“地方与地名：地方”两个部分。厄埃先生从上世纪末着手编绘《追寻》漫画本，完成第一卷的“贡布雷”和第二卷的“地方与地名：地方”这两部分后，出了一个版本。那就是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漫画本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的翻译蓝本。

眼下的这个译本，相当于厄埃先生迄今为止完成的全部工作，其中包括了除“在斯万夫人身旁”之外的前两卷所有内容。也就是说，整部七卷本的小说，尚剩五卷有待厄埃先生继续改编绘图、细细打磨。
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作为七卷本的长篇小说，它的长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么它是否冗长呢？这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。作为一个译者，我的感受是“译前觉是，译后觉非”。翻译是最精细的阅读，我在第一卷译序中写过这种“觉非”的感受：“每译几段，我总会预感到前面有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，那些无比美妙的东西，往往有层坚壳裹着似的，要使劲（常常是使出浑身解数）打开壳，才会惊喜地发现里面闪光的内容。”

但这种美妙，即便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也未必欣赏。普鲁斯特年轻时，经常出入上流社交圈的沙龙，是沙龙女主人眼中可爱的“小马塞尔”。第一卷出版后，普鲁斯特送了一本到德·舍维涅侯爵夫人(Comtesse de Chevaligné)府上，事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侯爵夫人恼羞成怒，终其一生不肯打开书来看上一眼。

作家、编辑，也未必欣赏。第一卷迟迟未能出版，一个受命审读的作家说：“这部七百多页的稿子简直不知所云。它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它要把读者带到哪儿去？——我只能说我一无所知，无可奉告！”另一个出版社总编说：“我这人可能是不开窍，我实在弄不明白，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居然能写上好几十页。”普鲁斯特在给朋友的信上激动地说：“你把精神生活的体验，把你的思想、你的痛苦都浓缩在了（而不是稀释后加进）

这七百页文稿里面，那个人手里拿着这文稿，却不屑一顾，还说出这种话来！”

那么，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仅从译者的角度，谈一点个人的印象。

普鲁斯特说他写的是本“大书”。他在第七卷中写道：文学写的就是真正的生活，或者说唯一完全真实的生活——不仅是自己的生活，而且是别人的生活。主人公从贡布雷的家出去，有两个“边”，也就是两条路。斯万家那边（去斯万家的路）意味着布列乔亚，爱情（或者说情爱，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），音乐。盖尔芒特家那边，意味着贵族世家，社交，绘画和文学写作。最后，两“边”交织在一起，作者就写出了这本“大书”，这本把他精神生活的体验，把他的思想、他的痛苦都浓缩进去的这本“大书”。

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Allons plus loin.（让我们走得更远些。）他写的各式各样的人物、社交场（沙龙）的众生相、人性的弱点，乃至静物、景色，都让人有“写尽”之感。即便是写一杯椶花茶，写家乡的一条河流、一池睡莲，都写得那么精彩、那么美妙。比如说，读到写静物或景色的段落，我会想起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，想起张岱的《湖心亭记》，虽然语言截然不同，但是那种隽永的风味，却是相通的。小说中，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，这种声口毕肖的高超本领，使我想起《红楼梦》。他写临睡前母亲给小马塞尔朗读乔治·桑的小说，写马塞尔去剧场看拉贝里的演出，写凡特伊的提琴钢琴奏鸣曲和七重奏，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新颖的美”，都让我眼前一亮，心中充满感动。第一卷第二部“斯万的爱情”，写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从萌生到式微的过程，所谓爱情的嫉妒，真是让他给写绝了。即便是写同性恋（如第四卷开头写夏尔吕男爵和裁缝絮比安的初次相遇，也写得那么出色，以至于柯莱特要说，写同性恋没人能比普鲁斯特写得更好了。他写勒格朗丹的snob（附庸风雅），常能使我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他对地地瑰丽的联想，让我惊叹，让我陶醉。他写大作家贝戈特，写大画家埃尔斯蒂尔，都让我感叹大手笔确非常人所能企及。是的，他写得很长，但他写得这么丰赡，这么细腻，这么从容，甚至这么幽默，我只觉得读这样的文字是享受，只觉得这样的长句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异常精彩的。

这部小说，什么都不缺，只缺一样东西：扣人心弦的情节。他无意于此，

不去跟大仲马他们争这个活计。

让那位“不开窍的”总编弄不明白的那几十页文字，全然不像他所以为的那么无聊。

整部小说开篇的四十多页文字（相当于漫画本第3页至第17页的内容），展示了整部小说独特的写作手法，正如普鲁斯特所说：“这是一本非常现实的书，不过，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回忆往事的形式，从而使它有了优雅形态，有了茎秆作依托。”

众多人物、地方（他们或它们，会在以后的各卷中出现）在小说的屏幕上——掠过：人物有爸爸妈妈，外婆和她的两个妹妹，女仆弗朗索瓦兹，斯万（在他身上，所费笔墨较多，为后面的“斯万的爱情”做了铺垫），姑婆，莱奥妮姑妈，甚至热纳维埃芙·德·布拉克（盖尔芒特家族传说中的先祖）；地方有巴黎，贡布雷，巴尔贝克，冬西埃尔，甚至威尼斯。

而那些“金句银段”，则已经显示出普鲁斯特文字迷人的风格。有好些段落，或以哲理的意味，或以温馨的情致，令我折服，让我难忘。例如：一个人睡着时，时光的系列围绕在他周围；一旦这种排列发生混乱，记忆犹如高处伸下的援手，把他拉出这片虚无的泥潭（把常人朦胧的感觉，用清晰的、带有哲理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这是作者常用的叙述方式）；主人公我睡觉前等待妈妈的吻（很动人的段落）；斯万的来访（在长句的基调上，添上轻快、风趣的笔致）；妈妈坐在我床边朗读《弃儿弗朗沙》（又一个充满温情的段落）；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玛德莱娜小蛋糕的一大段。

有好些句子，则是我心目中的金句。例如：“习惯，是位灵巧而又姗姗来迟的协调大师。”“我们的社会形象，是他人思维的产物。”“往事隐匿在智

笔会

杜伊勒里宫花园

清晨的杜伊勒里宫花园。阳光依次栖息在一级又一级台阶上，有如小憩的金发少年不时被掠过的阴影搅动清梦。古老的王宫周围，处处都是嫩绿的枝芽。清风拂过，在昔日王朝的余韵中，掺入了丁香清新的气息。平日广场上疯疯癫癫做出吓人模样的雕像，在这儿犹如林荫小径上沉思的智者，白皙的雕像上方，遮蔽着洒满阳光的绿篱。蓝天倒映在清澈的池底，水光闪烁如明亮的目光。站在池边的平台上眺望对岸，但见仿佛在另一个世纪，一个轻骑兵从奥赛河沿古色古香的街区策马而过。顶上长着竺兰葵的盆饰，攀满了牵牛花。香花草在灼热的阳光下，散发出阵阵浓郁香气。卢浮宫前，矗立着一排排锦葵，桅杆般轻盈，廊柱般高雅，少女脸颊

般嫣红。喷泉的水珠闪烁着阳光的红色，带着爱的叹息喷向天空。平台的尽头，一尊骑士的石雕，在底座原地纵马飞奔，举在唇边的欢快的军号，将喜气洋洋的春色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然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快要下雨了。水池不见了粼粼的碧波，有如目光空茫的眼睛，又好似盛满泪水的盆子。喷泉凌乱的水珠，在风的播弄下，将已然变得可笑的歌赞愈来愈快地送向天空。丁香无奈的酒香，含着无尽的愁思。那边，松弛的缰绳，大理石的马蹄，使凝定的骏马显出狂奔疾驰的姿态，对这一切浑然不觉的骑士，兀自向黑沉沉的天空吹着号角。

（选自普鲁斯特《欢乐与时日》周克希译）

选自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漫画本

沪语，寻根松江

盛济民

“招痒相”)；倘若用它来搔头皮止痒，松江话则管它叫“牵头皮”（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），形象幽默且深得人们喜爱的松江俚语“牵头皮”即源于此。

“牵头皮”与“搔背”，虽然搔痒的部位不同，但“牵”、“搔”二字义近。据《汉语大词典》所释，“搔”的本义为“用指甲或他物轻刮”，故“牵头皮”的初义为“用指甲或小竹篦之类的工具搔刮头皮”亦即“搔头皮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“头皮”一词，既可指“头面及其周围的皮肤”，也可指“头皮表面脱落下来的碎屑”即头皮屑（《汉语大词典》）。所以，“牵头皮”的效果，一方面是止了痒，另一方面便是“牵”出了不少脏兮兮的头皮屑。

头皮屑的特点，一是丑陋，人人见

厌；二是紧附在易于藏污纳垢的头发根部，不“牵”不大会出来。故“牵头皮”一词便由此衍化出两种意义：1、不体面的；丢人。例如：“望老爷总要包瞒包瞒，勿要弄我女人牵头皮，真是感恩勿尽。”（松江方言小说《玄空经》）“牵头皮事体下趟少做做。”（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）2、指责；数落；揭老底。例如：“幸亏我还不曾口出怨言，你已牵我头皮，倘我当真说你什么，怕不要惹你同我算五百年前的老帐么。”（《歇浦潮》）“我是巴不得吃口现成饭，免得将来牵我的头皮，说我不会管家。”（《上海滩》）

“牵头皮”亦作“扞头皮”。例如：“扞头皮，捅‘伤疤’。老是把一个人的错误挂在嘴上说。”（郑鸿梅

力范围之外，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，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之中。”“这一物体，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，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，纯粹出于偶然。”“一切的一切，形态缤纷，具体而微，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了出来。”

一位失眠的先生，在床上想了这么多，写成精彩的四十页文稿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这位先生是个真正的大师。

大师的作品，通常都是难译的。

这部小说的翻译，首先难在句子的绵长、句法的精微。全书中有三分之二的句子超过5行，有四分之一的句子超过10行，最长的句子有394个法文词，2417个字母。至于一环套一环的从句，经常出现的同位语、插入句，以及让译者绞脑汁的代词、介词等“小词”，更会使你永远有“一山放过一山拦”之感。

而真正的难处，有时几乎是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。例如（还是只能选可以言传的例子:)，全书第一句是Longtemps,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. 其中的longtemps是long（长）和temps（时间）的组合同。放在逗号前，短而干脆，但它的意思既不是“长期以来”，也不是“很久以前”。现在我译成“有很长一段时间”，意思对了，结构却很松散。这第一句，据说普鲁斯特是在反复修改了二十多遍之后才定下来的。我看到过其中四个不同“版本”。说句当不得真的话，longtemps译成文言文的“久矣”，倒有几分像。

第二卷的书名，原文是A l' 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, 其中有三个关键词：少女，如花一般，在……的影子下。曾见过的中文译名有“在簪花少女身旁”（簪花，无端让人产生古代仕女的联想），“在少女们身旁”（“简洁”到略去了“如花一般”的含义）等等。为找一个恰如其分的译名，岂止一“名”之立，旬月踟蹰”。第二卷我译了两三年，就断断续续踟蹰了两三年。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（至少我这么认为）的译名：“在少女花影下”。一旦找到，却又觉得稀松平常了，这正是所谓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

翻译普鲁斯特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——一个寻寻觅觅，搜索枯肠，时而痛苦，时而欢欣的过程。

2017年初秋



下午五点是黄昏，属于白天，也属于夜晚。昏暗交替之际，寂静许久的道路热闹起来。

先是学校门口，出现了长队，等候接孩子的家长，宣告了白天的结束。然后是商务楼宇门口，有人鱼贯而出。饭店和饮食铺里的店员，开始准备晚餐。马路上开过的一辆辆出租车，已经全数亮起载客的灯。光线变得昏暗，但路灯还没亮。一天之中，城市的另一个面貌即将登场。在这家社区游泳馆里，下午五点，是它功能转换的时刻。之前，它只向周边的中小学生开放；之后，它向社会开放。

如果五点进这家游泳馆，就好像一群大人要来占据孩子的课堂似的，让人觉得尴尬。更衣室里，还是最后一批学生泳客的天下。他们刚刚出水，此刻头发湿透，也无暇好好擦干，正满室说笑打闹，一边胡乱穿着衣服，一边重复着游泳教练刚刚的指令。因为身上还湿，衣服贴着皮肤难穿。有时看过去，只看见一件套头衫，径自成了精一般走过来，等走近了，才从里面长出一撮头发，最后是个涨得通红的小脸钻出来了，然后扑一下，又一边刺出一条胳膊来。

而大一些的孩子，十几岁刚出头，身体刚刚开始发育，彼此打量对方裸体。女孩子们讨论班里谁喜欢谁，谁多看谁一眼，讨论男老师谁帅，讨论自己人生中第一个文胸——互相交换看过，又互相比较。

其实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。她们叽叽咕咕笑起来，毫不在意有人等在更衣室外。而等着这些女孩子空出更衣空间的成人泳客，一个个听着女孩们的话，憋着脸不笑，提着衣服毛巾站在边上，一句也不催促少女们。

也有年纪很小的学生。一次我去时，正看见两个小女孩结伴离开泳池进来更衣。大些的七岁，小些的五六岁，两人熟练地打开并列的衣柜，把泳衣泳帽统统扔进去，然后拿出各自日常衣服来穿。那小的对大的发嗲说“唉，你帮我拿头绳”，那大的就放下自己东西去拿；那小的又说“唉，我的扣子扣不上”，那大的又帮她扣；那小的又说“你帮我鞋子拿上来”，那大的又照做。一时间，小已经全身穿衣完毕，毫不留恋地对那大的挥挥手，说声“爸爸在外面等我，我先走啦”。留下那大的，因为照顾对方，自己光着身子什么都还没穿，瑟瑟发抖。

那小的长得也好看，求人相助时声音娇俏。而大的则姿色平平，全程

沈轶伦

垂着眉眼，默默无语。我不禁想，用不了二十年，她们面对异性时会怎样？那小的会把男人支使得团团转，而那大的会做壁花？但也不一定，或许小的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或许那大的能发现身边人真正的需求，而最终得到命运的厚待。

有一次我游好了进淋浴房时，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胖妞还在淋浴房冲淋，几个也在冲淋的阿姨正围着她问：“你好了没有啊，你站了半天了。你不要再汰啦，你看你脖子也红了。”但小胖妞不搭腔，甚至也不看着阿姨们。

过一会儿，门口收费的阿姨冲了进来，用手挡着浴帘四处张望，看到小胖妞就说，“喂你啊，你外公在外面等得急了，你怎么还没洗好啊”。小胖妞这才嘟囔说，“某某某要我在这里等她的，她还在游还没上来。”

那收费的阿姨恨不得冲进来带走胖妞，又顾忌着不想弄湿自己。但小胖妞还是岿然不动站在下水柱下。直到我都洗好、更衣、出门，果然看见门口一个老先生满脸焦躁来回踱步，看到我就问，“有没有看到个小姑娘在里面。”我说“是啊，她还在冲。”老先生拍手恨道，“慢死了慢死了。”

但那小胖妞不是慢。她站在水龙头下等了十几分钟了，可能几十分钟了，这对孩子是很久很久的时间了。她脖子后面那一块小小的皮肤都被水冲到发红了。她站在一群陌生的大人当中，却依旧坚持守信。因为约好的，就是约好的。她不是慢。

老阿姨们，也是泳池里特殊的一群。

许多人见面彼此打招呼，还会和打扫的保洁或者卖票员打招呼，显然经年累月是这里的常客。但她们一点也不瘦。或者说，在她们的身上，完全看不出常年运动该有的一点苗条紧致的倾向。她们借着热水大力搓背，彼此高声询问对方的血压和股票行情，点评对方的媳妇或者女婿。好几个阿姨都自备了脸盆来，裸着身子蹲在浴室地上，像一座座小型的山丘，她们就着浴室的水龙头，哗啦哗啦放水，倒出备好的洗衣粉，把自己的衣服毛巾一起搓洗了。满地白沫随之横流。但倘若此时有人淋浴后，没有关紧水龙头，这些阿姨会厉声斥责对方浪费水资源，直到把那粗心的人骂回来重新关上为止。

我总是在淋浴房看见她们，却很少在泳道看见她们。好像这些阿姨是专程来洗澡洗衣服的。阿姨们肯定也曾看重过少女看重的东西，但终于她们而言，要紧的是用游泳馆的水洗掉衣服，像西西弗斯推动石头一样，日复一日的修行。

在泳池边的淋浴房里，下午五点是个体交汇的时刻。初生的少女的裸体和这些走到人生边缘的老阿姨的裸体，在傍晚的光线里互相照面，横陈无遗，像一幅关于美的不同阶段和揭示生命本质的画。

这是个简陋的游泳馆。没有化妆间，没有电吹风，不提供毛巾和拖鞋。白领是不屑来的，前来光顾的都是学生和周边社区老人而已。但下午五点，这里是一个世界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